



### 英斂之

白話文  
人物志  
李春陽

英華，字斂之，號萬松野人，滿族正紅旗人，清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年）生於北京西城。其幼年習武，「仆當弱冠前後，頗喜吟詠」，涉獵極廣。「交接多貧苦無聊輩，酒酣耳熱，相與抵掌談天下事。遇奸貪諛國，豪暴虐民諸行為，未嘗不髮指毗裂，痛恨唾罵，為之結轡終宵也。」十九歲閱讀湯若望《主制群徵》，對天主教發生興趣，二十二歲皈依。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，英斂之因離京而幸免於難，日記文稿散失頗多。

他一生做了兩件事，創辦《大公報》，創建輔仁大學。兩事有其一，足以名垂青史。《大公報》於一九〇二年創刊，志在變相延續百日維新運動，在政治上英斂之主張君主立憲，忠於光緒帝（他的夫人姓愛新覺羅）。思想上持開放、包容的態度，實際上與蔡元培及《新青年》同仁接近。創刊之日，他在日記扉頁上抄錄梁啟超的詩作「獻

身甘作萬矢的，著論求為百世師……」，可以看出，他辦這份報紙受到梁啟超的影響。他主持《大公報》前後十年，以「敢言」享譽京城。曾公開要求慈禧歸政光緒帝，冒著很大的風險，如《大公報序》所言，「忘己之為大，無私之謂公」，論其宗旨，「在開風氣，牖民智；挹彼歐西學術，啟我同胞聰明。」創刊第二天的《大公報》出版弁言曰：「本報但循泰西報館公例，知無不言。以大公之心，發折中之論；獻可替否，揚正抑邪，非以挾私挾嫌為事；知我罪我，在所不計。」

英斂之時代的《大公報》曾大力提倡白話文，影響甚巨，從創刊之日起，即闢有「附件」一欄，採用白話文體。「近有許多朋友，囑本館演一段白話，附上報上，為便文理不深之人觀看，未嘗非化俗美意。本館不嫌瑣碎，得便即用官話寫出幾條。」

他還用白話發表《戒纏足說》，提出許多具體辦法禁絕這一陋習，宣傳男子剪辮、易服，這些開明的主張與從事革命的人不謀而合。英斂之還派遣女記者呂碧城赴美採訪，可謂開風氣之先。

英斂之「保皇」的政治主張始終如一，辛亥革命之後，《大公報》被迫改版，將報頭上的清朝宣統紀年改為中華民國年號，英斂之就隱退了。一九一二年之後，《大公報》的筆政由樊子銘、唐夢幻主持，英斂之隱居香山靜宜園，潛心宗教和教育，一度做過熊希齡開辦的慈幼院院長。一九一四年在香山成立輔仁社，招收子弟研究國學。一九一八年著《勸學罪言》，開宗明義即曰：「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，何以接人？何以應事？論其效果，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，自屏於優秀人群而已。此等是非最易了解，尚何足辯？」

一九二五年英斂之得到美國教會的支持，在北京創立公教大學（後改名輔仁），擔任校長，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病逝。生前教廷駐華代表剛恆毅（Celso Costantini）為其申請聖大額我略騎尉爵位，在三月二日頒發，已在其卒後一月多了。

陳垣繼任為輔仁大學校長，他評價英斂之如下，讀之令人感慨：

「生平服膺基督，好西利泰、湯道末之言，慕徐子先、李振之之風；慨乾雍以後，教學凌替，隱然以文藝復興為己任，曾於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，四方來遊者眾，猶以為日尚淺，成效未大睹，乃復著書勸學，名曰罪言。卒之誠動教廷，聲聞鄰國，於是有公教大學之設。公教大學，以闡發文明，保存舊學為標幟，造端宏大，未能即成。今甫成國學一部，而先生已齋志以沒矣，悲夫！」



▲二〇二四香港書展場內人頭攢動，十分熱鬧。

## 文化盛事話書展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已於周二落幕。今年逢香港設立首個全民閱讀日，七月書展再將城中閱讀氣氛推向另一高潮。市民遊客或入場「掃貨」，或聆聽講座及參與工作坊，人頭攢動，好不熱鬧。

一九九〇年起，香港書展每年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辦，七月暑假與一眾讀者見面，早已是香港乃至亞洲的文化盛事。特區政府近來積極推動盛事經濟，加之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出版文化業界責無旁貸，理應思考如何憑藉書展達到推廣閱讀、普及藝文的功效。

香港書展連續舉辦三十四年，幸得貿發局與出版文化業界密切配合，入場人次乃至社會影響力屢創新高。我尤其欣賞最近這些年來書展必設年度主題，例如去年的「童來悅讀少年時」，今年的「影視文學」等，都能切中社會熱點。出版社及文化機構配合年度主題推出新書或邀約讀者重溫經典，皆是叫好又叫座的嘗試。而且，主辦方配合主題，在文藝廊及相關空間策劃展覽，近年更加添多媒體視聽元

素，增強互動，成為不少讀者的打卡點。

儘管坊間不時有聲音稱香港書展宛若「大賣場」，商業意味重了些，文化內涵少了些。我卻覺得商業機構參與運營，增加書展曝光率與現場客流，對於業界和讀者未嘗不是好事。如今早已不是「酒香不怕巷子深」的年代，藝術文化活動少了商業運作，少了營銷策略的推動加持，都不可能引來眾人關注，更遑論打造知名品牌。

香港書展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已然積攢了不俗口碑，未來在新消費場景下，特別是科技與人工智能語境中，如何進一步開拓發展？我想，主辦方一方面可以在虛擬與實體互動層面多些著墨，將科技潮流元素更多帶入書展現場，並增加產品門類及特色，另一方面則可參照歐美及亞洲其他地區書展或文化節成功模式，在香港會展中心之外開闢若干分會場，每個分會場可聚焦某一門類如「圖書設計」或「藝術書籍」等，深入港九新界不同社區，與在地居民加強互動。這樣，新界市民或無需搭乘長途車來到灣仔逛書展，而是在家門口的書店、文娛中心以及藝術空間等，都可以閱讀、體驗及分享。由是，香港書展便更成為大家的書展，成為我們每個人的書展。



英倫漫話  
江恆

去年八月，Netflix播出了新版動畫片《美猴王》，雖然孫悟空的造型和對白等有別於中國傳統審美，但老外們看得津津有味，開播首周便榮登全球英語電影排行榜冠軍，至今在英國的訂戶中仍有着不錯的收視率。

透過英國媒體的專家影評，多少能看出老外為何喜歡這部動畫片。以挑剔著稱的《衛報》文化版寫道：影片改編自十六世紀的中國小說《西遊記》，主人公是個從石頭中誕生、有點自戀型人格且極自負的猴王，他偷走了龍王的萬能多用棍——有點像一把神奇的瑞士軍刀，他用它來尋求永生。這一版的《西遊記》取消了孫悟空慣常的夥伴——三藏和尚、海怪沙僧和雙足豬妖豬八戒，而是給他配了一個「神秘博士」（註：已連續播出六十多年的英國科幻劇《Doctor Who》的主角，因擁有重生和穿越等超能力而被家喻戶曉）式的助手。顯而易見，專家認為劇情足夠神奇和熱鬧，整體看法並不差。

另一個權威雜誌《經濟學人》寫道：就像許多標誌性的虛構英雄——哈利波特、蝙蝠俠、小孤兒安妮一樣，孫悟空有個不快樂的童年。他從一座神秘山上的石頭中誕生，克服了早期的困難，磨練了自己的戰鬥技巧，學會了筋斗雲，並將身上的每一根毛髮都變成了自我的縮影。他既頑皮又威猛，與荷里活萬神殿的許多超級英雄很相似。但孫悟空又有與眾不同之處：他已經四百多歲了，並且來自中國。這段文字將孫悟空與西方人耳熟能詳的奇幻人物相提並論，並特別強調他的中國色彩，無疑是對東西方文化融合和共鳴的難得認可。

事實上，在眾多中國傳統古典文學名著中，《西遊記》因內容通俗易懂，妙趣橫生，尤其書中的魔幻色彩和英雄主義，極符合西方受眾的口味，也是最容易跨文化傳播的作品之一。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，《西遊記》在海外已被改編成六十多部電影、電視劇、童書及電子遊戲等。去年五月，迪士尼製作的熱播喜劇《西遊ABC》，其中吳彥祖扮孫悟空、楊紫瓊演觀世音，便是以華裔作家楊謹倫的漫畫《美生中國人》改編，該作品獲獎無數，

## 新版「美猴王」

曾入選《時代雜誌》年度十大漫畫書排行榜，而作者的創作靈感就來自《西遊記》。另外，日本漫畫家創作的帶有孫悟空形象的《龍珠》《猴王》等動漫風靡全球，也使《西遊記》在海外擁有較高的接受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西遊記》歷史上在海外的傳播中，英國人曾發揮重要作用。早在一九一三年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便第一次把《西遊記》翻譯成英文。美中不足之處，是他作為基督教信徒，在翻譯時有些私心，對整部小說進行了改寫和包裝，將基督教元素雜糅進去，使《西遊記》更符合西方的價值觀念。例如，他未把書名直譯，而是譯成《出使天國，一部偉大的中國史詩和寓言》，將唐僧去西天取經的「西天」比喻為「天國」。他還將如來佛祖大膽譯為上帝；三藏真經譯為一本聖經；取經者譯為朝聖者；唐僧是救苦救難者，孫悟空是懺悔者等。李提摩太在談及譯作時，大量引用了《聖經》的解釋，諸如孫悟空在天庭蟠桃盛會中偷吃桃子，是夏娃偷吃伊甸園禁果的翻版；孫悟空大鬧天宮後被壓在五行山下長達五百年，堪比盜取天火的普羅米修斯被禁錮在高加索山；最後孫悟空一路護送師父去西天取經，則是贖罪的過程等等。但瑕不掩瑜，畢竟他把充滿東方神秘色彩的《西遊記》故事展現西方人面前。

在《西遊記》節譯本中影響最大的，則是英國漢學家亞瑟·韋利，他曾擔任大英博物館助理館員，因接觸大量中國

古籍和繪畫等文物，便開始學習中文，也為他日後翻譯《西遊記》打下基礎。一九四二年，他翻譯出版了《猴》，但同樣對原著進行了二次創作，在譯本中刪掉了詩詞部分，還特別突出了孫悟空的英雄形象，對其成長過程進行了細緻的描寫。可遺憾的是，他只選譯了《西遊記》的三十個章回，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，失去了很多精彩內容。不過，他的譯本讓更多的西方人認識了美猴王，也啟發了後來的譯者，即英國學者詹納爾。

一九八〇年，詹納爾憑藉曾在中國外文局工作、貫通中西的經驗，出版了《西遊記》全譯本，接近於英漢直譯，是流暢性和可讀性最高的譯本之一。促成他翻譯《西遊記》的正是兒時的兩段記憶：一個是病床上讀過亞瑟·韋利的《猴》，被書中的故事深深吸引。另一個是他觀看了中國京劇團訪英的演出，被美猴王的武打折子戲徹底迷住。另外，二〇二一年，英國著名漢學家和翻譯家藍詩玲（Julia Lovell）在前人基礎上，又出版了《西遊記》簡譯本，讓英語世界的更廣大讀者得以領略這部中國古典名著。

必須承認的是，由於東西方文化之間包括知識背景、習俗審美和價值觀等隔閡，令很多西方人仍無法準確地領會到《西遊記》的精髓。儘管如此，正如《經濟學人》在影評中所強調，《美猴王》這個古老的故事征服了世界，它是中國最成功的文化輸出作品之一，也是中國軟實力的一個成功範例。



▲去年八月，Netflix播出新版動畫片《美猴王》。

劇照

## 男女石侍俑

「惠世天工——河北曲陽石雕藝術展」正在位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。該展遴選漢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、宋元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曲陽石雕遺珍四十八件（套），同時展出九十一件當代曲陽匠人的優秀石雕作品，全面展示曲陽石雕的古今傳承、工藝技法和藝術創新。圖為展覽展出的男女石侍俑（漢代）。

中新社



市井萬象



如是我見  
李丹崖

我這次去烏鎮，正初夏，雨後初晴的天氣，枕水人家的建築，樣貌古樸婉約，馬鞍牆緘默如詩，近水的小軒窗撐開，窗上養着一盆盆叫不上名字的花。我們一家四口坐的是船，船在水中搖搖盪盪，撐船的竟然是東北漢子，臂膀粗壯有力，搖起船來也格外有力。我家小女才四歲，第一次坐船，有些怕水，更怕船晃盪。我給東北漢子說，老兄，小女怕晃，搖船要輕。他遞給我一隻蒲扇說，你讓孩子拿着這把蒲扇，我慢慢搖。槳聲欸乃，蒲扇上繪的有些魚蟲，應該是轉移了女兒的注意力，不再說怕。我低頭看那烏鎮的水，漾起來、盪起來，也許是因為雨後，或是小河道中有些水草，那河水的顏色很是特別，說青不青，說綠不綠，讓我想到了一種古色：麴塵。

初見「麴塵」二字，我還以為是拂去塵埃或是洗去塵埃，在江南古鎮的一家染坊

## 麴塵

裏，我讀到這樣一種古色調，一種接近淡黃色，又摻雜了些許青綠色的融合色，很是耐看。

其實，麴塵原是酒麴上生的菌的顏色，在吾鄉一家酒廠廠裏，我曾見到過酒麴，麴磚，上面蒙生了這樣一種顏色，正是麴塵。說到這裏，我陡然有個大膽的猜想，麴塵會不會就是「酒麴」之上看似「塵埃」的東西，直觀感受罷了。

酒麴生麴塵，窗外的蟬已經開始低聲鳴叫了，這是在江南。在吾鄉皖北，蟬聲低唱，已經是六月初，這時候，江北的梅雨季到來，酒麴上的有益菌開始瘋長，酒麴發酵的好季節，這時間槽坊裏開始做燒酒，遠遠地走進槽坊，已可嗅槽坊內濃濃的酒糟氣，這樣的氣味聞有些酸酸的，細嗅格外迷人上頭，很是特別。

用麴塵來形容水，古已有之。白居易寫有《巴水》一詩：城下巴江水，春來似麴塵。軟沙如滑曲，斜岸憶天津。影蘸新黃柳，香浮小白蘋。臨流搔首坐，惆悵為何

人。

巴江水淡黃色，在春日，看起來竟然像是麴塵。這樣一種穿越季節的恍惚，白居易臨水而坐，新柳依依，水草柔柔，白色的小花開滿了水面，他竟然滿腹惆悵。憶往昔，舊時如麴塵，他竟然醉倒在自己的過往裏。

麴塵不僅在麴磚上可尋，在江水中可覓，它幾乎無處不在，令人着迷。

有一次去寧德，在福鼎的太姥山一家茶莊裏，主人在給我們沖泡一種老白茶。用的是蓋碗，第一道水不投茶，曰「燙盪」。條索勻稱的老白茶放在蓋碗中，蓋上蓋子「搖香」，一股毫香沖出來，很是芬芳，第一道茶湯沖出來，在玻璃公道杯中，淡黃色中透着些許的青綠，瞬間又讓我想起了麴塵色。茶湯在公道杯中漾動幾下，隨即分給了眾茶客。我忘了一眼小瓷杯中的白茶茶湯，似汪着一團春水，還有一種奇特的膠質感，品飲之，毫香蜜韻盡顯，當年樂天巴江水，此刻冷冷入茶湯。承古接今，又搖身一變，很是有趣，這避不開的麴塵。